

新學制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詩學原理

王希和編輯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811

A046

高級中學用書

國語文

新學制 高中	古白話文選	吳適生 鄭次川	二冊 二角
又	近人長篇白話文選	又	二冊 九角
又	王充	劉文典	
又	曲選	顧頡剛	
又	詞選	胡適	
又	國學小詩經研究	謝无量	四角
又	陶淵明	梁任公	四角
又	楚詞新論	謝无量	二角
又	平民文學	謝无量	三角
又	共和國評註國文讀本	許國英	一冊 四角
又	又文字源流	張之純	四角
又	又中國文學史	王夢曾	五角
又	又中國文字學大綱	何仲英	三角
又	又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	七角
又	又韓柳文研究法	林紓	三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Supplementary Readers for New System Middle School
National Language Course
The Principles of Poetr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新學制中學國語科補充讀本)

(詩學原理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王希和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詩學原理

目次

第一章	詩的幻覺·····	一
第二章	思想的兩形·····	一七
第三章	原始的想像·····	二九
第四章	詩的題材·····	四二
第五章	詩中無意識的心靈·····	五二
第六章	詩的普通性·····	六三
第七章	詩中的欲望與情緒·····	七〇
第八章	想像內外兩要素·····	八〇
第九章	想像遠的近的兩個來源·····	八九
第十章	想像凝結與移置·····	九九

第十一章	想像的人物之構成·····	一〇四
第十二章	詩中的象徵與比喻·····	一一〇
第十三章	詩的衝動與克制·····	一二五
第十四章	詩的瘋狂與詩的功用·····	一三七

詩學原理

第一章 詩的幻覺

1. 一

人類心靈的運用常有兩個趨向：一趨於實際的理智的，一趨於夢幻的，非理智的。因此我們的思想也就生出兩個分別了（實際的思想與夢幻的思想）。在未討論這兩種心靈的運用之先，我們最好舉出幾個例證，并述及夢幻的思想所產生的文學作品。至於實際的思想則暫時擱置不論；因為此種思想和我們日常做事，有密切的關係，雖置之不論，吾人亦知之甚悉。不論我們工作，籌思，研究，做文，我們沒有不運用實際的心靈，且運用之時即當我們清醒之時。但是我們有時也屢次由清醒的狀態，不知不覺間墜入於幻想或沉思（meditation）的境域。詩人往往耽於幻想或沉思，既成了習就不易自覺。且詩人常生存於自身所想像的世界，雖不必永久如是，然總比平常人爲多。因詩人是明眼人，天賦的幻覺力獨強。這裏所舉的幻覺，涵有何種意義觀下文便知。現先舉出幾個例以說幻覺與詩人有何關係。

渥茨華士 (Wordsworth) 說：『他曾見峯巒之邊際重疊隱現於水蒸氣及陽光之中……』這種景物或許他以前已經在某處親眼見過，且當實際的心靈作用時，曾用文字加以描寫。但以後他又在想像中或幻覺 (vision) 中，看見這景物，不但如是，且這真實的景物，經過了心靈，後再湧現於眼前已有了多少的變動，和前此的實景不全同了。

渥茨華士在詩中描寫他的幻覺，非常生動。我們便知道一種想像力的運用能更變實在的景物，使之更有光彩和色澤，且經過了變動的歷程，纔成爲一種幻覺或稱虛想 (hallucination)。平常人以爲幻覺是詩人獨有的天資，其實我們雖非詩人，然而有時對於自然界的景物，也會用詩人幻覺的態度去觀察。設使當黃昏時眼前有明麗的景物，境地又極清幽，我們一個人踽踽地徘徊着，雖未舉目四顧，有時也迷惑了，忽然間彷彿有一片異景湧現於眼前：樹木、田地、草石、天空都好像蒙着光耀的色彩，生出奇幻的狀態。這時我們好像重到了童年時代，或像另走入了別一個的世界，我們在迷惘中，無從辨認。這種的奇幻不過經歷片時，我們一念及日間生活的煩惱及種種瑣事，這幻境就不見了，我們心裏只懷着一種不可言說的，且難以形容的愉快。我們這種經驗與詩人的幻覺是相同的，不過相差只在於程度的深淺。但是此種經驗就完全與實際的思想

有別了。

與這詩的幻覺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平淡的幻覺 (mild vision)。我們的於沉思 (reverie) 或白晝的夢幻中，時時都經驗過。譬如當工作疲倦坐近爐火邊休息時，我們看着爐中火光和縷縷上升的煙紋，起初神宇清澈並不覺得有何種的奇幻，但不久我們對於爐火便十分凝視，無意中把火光和陰影隨心的所好，幻成各種的景物了。又如我們當心地空明時，小立在窗前，遠望外界的實景，往往不知不覺間忽飄渺迷茫，好像置身於上界清都，忘卻尚在塵世。到了此時，我們雖非詩人，而詩人的幻境卻已達到了。茲再取渥茨華士的詩來說明。這首詩一面可以說是渥茨華士描寫「蘇山」白晝的夢想，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渥氏心靈中的出產物。渥氏運用他的想像，使自己處他人的境地。也可以說，渥氏做這一首詩，是由一個真實的感覺——鳥聲——發生出來的幻像 (illusion)。

At the corner of Wood Street, when daylight appears,

Hang a Thrush that sings loud, it has sung for three years:

Poor Susan has passed by the spot, and has heard

In the silence of morning the song of the bird.

.....

'Tis a note of enchantment; what ails her? She sees

A Mountain ascending, a vision of trees;

Bright volumes of vapor through Lothbury glide,

And a river flows on through the vale of Cheapside.

.....

She looks, and her heart is in heaven: but they fade,

The mist and river, the hill and the shade;

The stream will not flow, and the hill will not rise,

And the colors have all passed away from her eyes!

譯意:

在伍德街之隅，日光融融，

那兒懸一個畫眉鳥，揚聲高唱，唱了三年：

可憐的蘇山經過此地，并聽，

在早晨的幽寂中，聽那鳥兒的歌聲。

.....

這歌聲有迷人的音調；她有何傷感？她看見

一座青山上湧，和許多樹木之影；

光明的水氣一縷縷穿流過洛士伯尼去，

還有一條河經過差比色山谷順流而下。

.....

她凝望，她的心是在天上；但那些景物隱了：

不管是霧氣，是河流，是山色和樹影：

溪水不再流，山峯不再上湧，

所有的光彩都在她眼前消滅了！

渥茨華士這樣描述由實際的思想墜入幻覺，復由幻覺回復原來的狀態之經過，我們不能否認這樣的情境始終沒有經驗過。雖平常人的心靈不容易產生詩人的幻覺，然而像普通的迴憶和較淺的幻覺，未必完全沒有。唯讀者所當注意的，是當幻覺湧現之時，心靈的作用完全與心靈的實際運用的性質不同。

4 尚有一種幻覺，就是宗教的神祕或宗教的冥醉 (religious ecstasy) 生出來的幻覺。古代的聖徒很像詩人，常被強烈的情感牽入於新生的心境 (new mental state) 或狂樂 (rapture) 之中，此時他們的想像是非常自由的。由齋戒或禁慾，肉體不得不發生變異——感覺的昏蒙或怠惰——此種變異與宗教的熱情相混雜，就更容易引起前此所述的幻覺心靈的作用。有時因太注意於所崇拜的對象，便發生一種自動的催眠 (autohypnotism)。由這種種狀態所引起的幻覺，聖經中是數見不鮮的。在 Acts 中，曾說彼得登上屋頂祈禱，當腹饑沉入昏迷時，忽見天開了。在默示錄中與此相同的例證更多。我們試讀有名宗教家的傳略，都可以尋出不少關於此項的記載。

我們已知實際的思想與清醒的幻覺 (waking vision) 是有分別的；但是清醒的幻覺與睡眠的幻覺 (vision of sleep) 是不分畛域的。因兩者很自然地互相混合，實難加以區別。這種經驗我們都有的：當我們剛入睡，或剛醒過來時，我們的心靈往往經過似夢非夢的情境，因此心理學家便區分為 *hypnagogic* 和 *hypnopompic* 兩種幻覺。這兩個幻覺 (illusion) 若非與白晝的夢 (day dreams) 同是一物，即與之有極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觀之，此幻覺在迴憶中往往與睡眠的夢境混在一起。美國詩人亞南坡稱這些幻覺為『心的幻想』“*psychal fancies*”，或『印象』“*impression*”，都當『清醒世界的邊境與夢中世界的邊境相接連時』，纔由心靈中產生出來的。（意謂這些幻覺是我們在睡眠中將醒未醒的最後那一瞬間產生的。）亞南坡以為此時是一種『愉快的冥醉』，使我們能瞥見『神靈的外界』（*spirit's outer world*）。

亞南坡的文學作品多由夢幻而來；因在夢中，心靈是超脫所有束縛，獨立自由的——我們的五官是休閒的，實際的努力，也停止了，外面煩擾的世界，也看不見了。當此時肉體完全休息，我們的想像就在那裏創一個極虛幻，極華美的世界。由此而觀，夢是一種極純粹的幻覺。英文家蘭姆 (Lamb) 有言：『斯賓塞爾何夢不有！』(Spencer 英之詩人) 我們讀了克萊的“*Endymion*”，

一詩，觀他夢想達到了“the mazy world of silvery enchantment”，我們也可以說：『克萊何夢不有！』

當心靈趨於夢幻時，多少總有些是變態的。幻覺的作用很明顯地，可分爲常態的和變態的兩種。變態的常由我們工作疲憊，或思想倦怠時發生的，或有其他的原因。譬如詩人或宗教家，都被強的烈情感所驅遣；又如我們對於戀人，雖他們不在眼前，因想念之殷，我們在迷惘中，好像看見他們在身畔，或能聞着香澤；所以有人說：『戀愛者觀物不用肉眼，只用心靈。』又如有人受了強烈的刺激，或感着濃厚的情緒，他的神經不是錯亂，便是緊張太過；因此能白晝見鬼，或化樹爲熊。又若我們當着極危險的時候，往往眼前好像現出可以脫逃的境地，或者能看見過去生活的情境。但是這種幻覺雖說是因爲暫時身體的疲勞，疾病而來，然而我們不便即斷定只有心靈虛弱的人纔會有此種幻覺。這一層是極當注意的。雖像霍布士那樣堅強的唯物論者，也不斷地看見死人的面貌。司各德那樣神宇朗澈的小說家一聽拜輪死耗，便『立刻幻想他的朋友在他眼前。他分明看見了衣服的形式，當走近仔細審視時，才知道是一個幻像，衣服形影便是帷幔的摺痕。』但是心靈的「鬆弛」(relaxation)和恍惚，分明是屬於變態的。如熱病的昏迷，神經錯亂的

虛想，又如沉溺於酒精，或鴉片所引起的變態。這種種多屬於病理學的範圍，此處不便詳論。但我們須留意的，是心靈被藥物麻醉時所起的幻覺，倘加以描述常帶有詩趣和美；且此種藥物往往被用爲引起或提高心的狀態，在此狀態中，想像的作品便更容易產生些。

以上所舉各例，都足以證明幻覺在詩的作品中的價值是無可疑義的。且所舉的種種名詞：如詩的幻覺，宗教的幻覺，白晝的夢，屬於催眠的幻覺，夢，幻像以及常態的和變態的虛想等等，性質都是差不多相同的。其本質 (essence) 是在心靈的幻動 (visionary action of mind)，彼此都可互相解釋；總其本體卽足以解答詩的想像之作用。有許多人以爲詩的作品，是我們實際思想達到了更高度更有力時纔產生的；倘能分析精嚴，詩的思想可用理性來解釋。其實，這種論調未免太錯了；許多批評家的誤會多由於此。

1. 二

在種種幻覺中有兩種應特別注意的，就是詩的幻覺 (poetic vision) 和夢的幻覺 (vision of dreams) (所有的幻覺都不出此兩者範圍之外，故討論這兩種，別的也包括在內了)。兩者自然有很分明而且很重要的差別：前者屬於清醒，後者屬於睡眠——就是說，詩的幻覺產生於清

醒之時，夢的幻覺則由於睡眠。這個差別，對於未研究此項問題的人更爲明顯，遠過於對於心理學或文學曾用了內省和深思的人。平常人以爲夢是奇幻的，完全與清醒時心的經驗（mental experience）不同，兩者之間因此就劃分出很嚴整的畛域。但是倘若他對夢境稍留意些，或者對於討論此問題的書籍多參考些，他必定相信白晝清醒時的某種心的經驗和夜間睡眠時某種心的經驗，很有互相類似之點；而且此相類似之點比較其差異之點爲多。故清醒的夢及其相關的現象，常與睡眠時的夢境無甚分別。我們若欲深知夢，實爲至難之事；因夢在睡眠中出現，我們不能捕捉得到，且難用理性來考察，至於詩的作品，因在清醒時纔產生的，比較容易解釋些。其實，我們何嘗知夢，我們所能記憶的，只在清醒之時，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想。然則清醒時心的經驗，我們知道較多嗎？白晝的夢幻，我們所能知的，也不過是當昏迷時的心境退後的一種迴憶。準此，可知詩人知道他的幻覺，也只是當他經過狂樂或冥醉以後所能記憶的一些。記述他的幻覺也好像我們說夢一樣。是以我們把夢與幻覺看做相類似的東西。

然則詩的作品與夢有何關係呢？在文字中詩與夢很有相通之點，因此相通點，就能指明兩者的關係。詩人常被大家稱爲夢想家，所以蘭姆說『真的詩人能在清醒時做夢』又說『夢常在

半閉的眼睛前盪漾。』由是『幻覺』就應用到詩人和夢想家身上了。我們看了但丁，邦揚 (Bunyan) 或勃萊克 (Blake) 的作品中的幻覺，我們若稱之爲詩，確不知道他們的幻覺，到底是否由清醒而來；若稱之爲夢，我們更無從知道這些幻覺是否都屬於睡眠的；此中是不能分別的，又無分別的必要，我們只知最重要的在乎幻覺就很夠了。

詩人往往是大夢想家，不論在白晝或在夜間，文人中若歌德，勃萊克，辜內律已和許多有名的詩人等，都能描述靈活的，美麗的，或恐怖的夢的經驗；不論夢的經驗或在睡眠，或在清醒時，都不容易分得清楚。這就可以證明詩的作品與夢都是同樣想像運用的出產物 (products of the same imaginative operation)。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在他回憶中說：當他睡在溫暖而輕軟的床榻上，他忽然『墜入於極香甜的夢境，和回憶之中』。他凝視着被褥的疊痕，好像看見他的情人，神情態度都極清晰，好像一點鐘以前，托氏和她相別時一樣。托爾斯泰又說：『在想像中我和她談話，此種談話，雖不用官能卻能給我不可言喻的愉快，因談話中充溢着極親愛的 thees 和 thous。這種夢境太逼真了，所以愉快的情緒，阻我不能入睡……』在清醒時雖然有夢，但在睡眠中這同樣的夢境也很容易繼續下去，且不論是眞夢，抑是假夢，或是幻覺都可爲文學中的材

料。據上所述，可知夢想常走入於真夢，而真夢又能侵占清醒的生活。亞南坡把清醒與睡眠的經驗合在一處：『世界的真境影響到我似幻覺，只是各種的幻覺，而夢境中的荒狂的思想，不但是我每日生存的實質，且很精確的就是生存本體。』所以他又說：『做夢是我一生的事業。』關於此類的例證很多。法國 Chabaneix 假定說：『詩人是把夢境與清醒的生活，看做無甚區別的人。』但不如說，夢和清醒的幻覺，同是心靈的出產物，不論在睡眠時或清醒時都會發生。康德在他的 Anthropology 中說：『夢的價值在乎能將我們潛伏心性揭露出來，且所指示於我們的，不是我們的現態，實我們所能達到的情狀，假使我們有了與現在不同的教育。』到了近代，夢這一字很容易被人看做瑣碎無聊的，縱有所討論，也只關於生理學及病理學方面爲多。實則，夢不但能將我們較深的品性表露出來給我們看，且我們尙能於此深邃的源頭得了道德上的智慧和非清醒時的心靈所能指示的真理，此種真理與精神生活也很有關係的。而詩人和宗教家所尋求的真理也不外此。

總而言之，夢想家，宗教家，和詩人都一齊向這同一的源頭走去。倘若我們以夢爲足論，自然不能不提及時；因兩者的關係和比較，對於詩的解釋和批評，實有莫大的貢獻。

上例各例以明詩與夢的關係，雖不詳晰，亦足供研究詩學者的參考。渥茨華士說：『地球上人類的心靈都夢想着未來的事物。』渥氏此語，實指夢與詩有密切的關係。研究詩學的人，倘稍用功探尋關於此項問題的資料，必能得滿意的結果，且對於詩與夢的關係也更明瞭。在文學中我們可以尋出詩人與夢想家實有互相關係，且心靈的作用也是相同的。

三

因要證明夢想家和詩人心的特性，且要使讀者注意及他們夢想的習慣是產生文學的起點，所以不憚煩再舉幾個有名的文學家為例；或者讀者因是更能了解上所討論的一切。

英文學家邦揚，一生全受靈感的激動，他文學著作也差不多是由靈感來的；且詩的靈感作用極其純粹，所以當他宗教的情感緊張時，他往往眼見種種幻覺。他年輕時曾犯過很怕人的罪過。他說：這罪惡曾觸怒了上帝，因是雖在年輕時代，上帝常用可怖的夢去恐嚇他；又以極驚異的幻覺來畏動他。外界的事物，他熟視若無睹；他只『注視着經過他的心靈裏的事物』。他獨行於鄉野，工作於培德福牢獄，無時不眼見幻像，耳聽幻聲，而幻像的明顯與幻聲的清晰，幾等於外界的實物。他很像丹士頓和路德（Dunstan and Luther）被惡魔引誘，降服；及他後悔時，就看見上